

Cantonese Opera Magazine

一九九三年四月創刊

粵劇月刊

第 207 期

2013年10月

\$25



ISSN 1816-1685



9771816168000

率一眾徒兒、契女及相關人等會傳媒 何嘉茵交代亡夫林錦堂身故始末



梁兆明、林寶珠（林錦堂姪女）陪同何嘉茵

堂哥遺孀何嘉茵：我丈夫林錦堂於九月十六日下午四點離世。當日因為我有私人事務要處理，所以堂哥走的時時候，我不在他身邊。當時陪他走的堂哥是他的弟弟子衛駿輝。當時陪他走的堂哥是他的弟弟子衛駿輝。

無關。絕對與針灸：堂哥的死，查心臟；七日，去檢梗塞。本來安排了十月，安排了十月，收無耐的徒弟，住佢，係新證實，堂哥死於心肌梗塞。本來經醫官解剖，弟衛駿輝。

何嘉茵：堂哥幾十年活躍舞台，大約留下了廿幾卅個戲箱。我希望以林錦堂藝術人生為主題，將戲服展覽一段時間後，遵照堂哥生前的講法，絕大部分贈與徒弟梁兆明，兩、三套則送給衛駿輝。那不存在偏心，因為兆明作為大弟子，今後繼續在粵劇舞台發展，堂哥的戲服較適合他。



席上兩位較少人認識的陳麗芳（右），是林錦堂的大弟子，差不多完全脫離舞台。陳紀婷（左）則是林錦堂新收契女，刻意全力栽培。



我有個八歲的小朋友，多謝大家的關心。也感謝座上各位有意幫助，但短期間，我母子的生活，不會有問題。

林錦堂溘逝 終年六十五



今年九月，林錦堂最後一台戲，謝幕時神情

南丫島來年演出取消

何嘉茵亦同時交代，有關林錦堂手上未完的工作安排。她特別指出，隨著堂哥的突然離去，嗲姑（梅雪詩）已表明，來年「慶鳳鳴」在南丫島的演出將取消。至於由那個劇團接替，則由南丫島的主會決定。另外十一月答應「彭城」劉建榮女兒劉芷恩唱一曲，當然無法實現。至於較早前，堂哥與高潤鴻太太謝曉瑩灌錄的唱片，雖已進入後期宣傳工作，但用甚麼形式推出，待堂哥殯禮辦妥後始研究。

有記者問何嘉茵：堂哥近期忙於為徒弟、契女排戲，會否過於疲累或壓力過大，導至這次意外？何的回答：應該唔會因而致命。事實上，堂哥熱愛舞台，亦熱心、盡力去教導後輩，佢同契女陳紀婷，出事日上午還排緊《扈家莊》；一路以來又同梁兆明排《連城壁》，至於由他導演的《李治與武媚》他更視為和徒弟的傑作。只見他愈排愈開心，並無過份疲累的跡象。

林錦堂出事，衛駿輝承受甚大壓力，會見傳媒時，雖事隔多天，仍隱見眼部浮腫，料因過度悲傷引致。（右：高潤權。左：林寶珠）



馬龍攝

2013年9月21日



高潤鴻：我由細到大都嗌堂哥為姑丈（筆者按：林錦堂前妻南鳳姓高，與高潤權、潤鴻父親高根份屬同宗，故尊稱高根為阿哥）。今次突然事件，我深感難過，嘉茵（林錦堂太太）叫我哋兄弟幫手。我哋會盡一切力量，將殯禮辦得妥妥當當。依照嘉茵的想法，擬就扶靈名單，我哋就同其他人協助聯絡。（左高潤權、右陳紀婷）



衛駿輝是唯一一個，陪伴師父人生最後一程的徒弟，可見師、徒緣份的微妙。



前排左起：梁兆明（徒）、何嘉茵、林寶珠（姪女）、陳麗芳（徒）；後排左起：李廷峰（徒）、藝青雲（徒）、陳培甡（徒）、衛駿輝（徒）、唐宛瑩（徒）攝於招待會上。



林錦堂新收的票友徒弟陳培甡，被記者問到稍後與南鳳演出新劇時，他表示堂哥曾說過「會嚟睇」，可惜……。左為另一徒弟藝青雲。

衛駿輝：出事當日，我和經理人和助手，到錦繡花園接堂哥去深圳，做第二次針灸。第一次針完之後，堂哥話成個人鬆晒，所以繼續北上求醫。沿路大家有說有笑，直到下午四點零回程，在皇崗搭轉乘巴士時，我當時以為他椿眼瞓，旋即全身軟晒，我即時用手攬住他，呼喊他的名字。車上乘客也察覺事態嚴重，幫手向港、深兩地同時報警，不久，兩地救傷車皆到，即時為當哥進行心外壓搶救。可惜他的脈搏漸漸微弱，在送到北區醫院時，已經氣絕身亡……。

天不假年·林家軍折帥

不足四十天，兩個人才過花甲之年



的擔班老倌離世。陳劍聲罹疾不足一年，相熟的圈中人，算是心中有數；但離世前不足十天，還在新光戲院演出的林錦堂，無疾而終，噩耗傳來，驚震梨園，莫不為他的早逝，而感嘆人生無常。

近年，林錦堂滿肚密圈，既不耽於演出，亦全力向戲場導演、藝術指導等介乎台前、幕後之間的要哨立萬，不止為個人發展，也有意打造新一代的「林家軍」，雖則他的「林家軍」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，但論到成績初見，在他心目中，現今才剛開始，正當躊躇滿志，立萬梨園。不意天不假年，休克畢命。留下的「林家軍」旗幟，今後由誰接棒呢？深信很多人都有一個「目標人物」，但世事如棋，變化多端，只有留待歷史去做這個見證。

林錦堂的離去，不少與他相關的圖文，散見戲曲刊物，特別是他原有的「錦園」戲迷會，既有組織、也素有活動，所以他留下的圖、文藝史，要比任何一個老倌為多，為完整。這個組織隨著林伶的離去，是否也走到「歷史」盡頭？筆者希望這是一個完結的同時，也是另一個歷史時段的開始。真正要令林錦堂在粵劇舞台的光熱能延續，單靠幾個徒弟，信必事倍功半，必須有一如當年「錦園」那樣的組織配合，「林家軍」的旗幟，才有機會繼續在粵劇舞台飄揚。

逝世伶人，大抵都得到一致的善頌善讐，同聲惋惜。這是傳統觀念所使然，但世無完人，延續他藝術的相關人等，除在前輩身上吸收藝術外，也要在前人的經歷中，去吸取教訓。

嗲姑未就「慶鳳鳴」表態

林錦堂身後
在家屬交代

西九大戲棚繼續賀歲

早前公布，來年西九
西九文化管理局較

事的招待會上，遺孀何嘉茵當眾傳達了「嗲姑」（梅雪詩），取消南丫島神功戲演出的決定。至執筆時止，梅雪詩並沒有表態或發

過聲明，甚至傳達過任何相關消息。此點，筆者很希望何女士口中的「嗲姑」，能在此事件上交代一聲。畢竟，「慶鳳鳴」的去向，該由當事人定音才合理。

鍾麗蓉聲腔情韻俱到

蓉姐（鍾麗蓉），本刊譽之為當今香港菊部班頭，她真是當之無愧。事隔八年，她的個人演唱會，又與觀眾見面，難得聲情腔韻俱全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唱家」。



希望蓉姐不介意，筆者用「這把年紀」去形容她的實況，放

眼今天香港戲曲舞台，「氣透、聲通、腔穩、情至」尚有誰人？

鍾麗蓉每次演出，例必背曲，偶爾手持唱本，亦不過界面對手，呢種表演態度，既體現她的專業精神，也顯見其包容氣魄。更重要的是她對得來不易的「名聲」，每次都用行動去捍衛。新一代的菊部傳人，「唱好」固然必須，但如何強化自己的價值與形象，蓉姐就是一面鏡子，足奉為圭臬。作為今天香港名腔代表，鍾麗蓉是絕無僅有的唱家，期望她在未來日子，能把精到的腔情聲韻，演繹心得，傳授給有潛質的新一代。就正如當晚司儀阮兆輝所說「今天蓉姐的『女腔』，已有自己的風格，足以名之為『蓉腔』，幾十年沒再出現過新的門派，寄望蓉姐為菊部開展新的一页。」



堂哥與嗲姑在南丫島，演足二十年天后誕，保持最長神功戲紀錄。上圖攝於十年前。



歐翊豪

堂哥，胡不歸

組錦麗華劇團，當中的《寶蓮燈》及《胭脂巷口故人來》，都是堂哥後期較少演出的劇目。那年代的堂哥，演出的劇目繁多，其中抱甲戲亦佔不少。

傳統的中國人常說，十二生肖中，蛇大概是最不受歡迎的一種動物。甚至早在秦漢以後，古人普遍認為蛇年是大凶年，亦覺得生於蛇年的人命格不好；對於以務維為生的古人而言，蛇年也常有災害，致使農作物失收，因此，蛇年亦有被視之為凶年。從新曆而言，亦有逢三不佳的說法，此說對娛樂圈尤甚。據報章報導，娛樂圈過去四十年，每隔十年便有巨星殞落，七三年巨星李小龍猝逝、八三年邵氏明星傅聲車禍喪生、九三年搖滾樂隊主音黃家駒於日本錄影時因意外傷重身亡，同年，萬千少女偶像陳百強病逝；二零零三年更先後有舞台巨星張國榮和梅艷芳離世。他們的離開，對演藝界都有莫大損失。

並非導人迷信，天災、人禍、病患固然不能逆料，人亦只得接受。但是，二零一三對於粵劇界來說，的確是令人傷感及痛心的一年。資深演員李嘉鳳、「簫王」廖森、前八和主席、當代女文武生陳劍聲先後離世，都視為梨園的損失。特別是在八月份，聲姐離開實在叫人感慨，畢竟才六十多，總令人覺得未免太早了吧。在九月七日剛出席完聲姐的喪禮，同月的十六日又從蕭啟南兄處傳來短訊：「林錦堂今日下午也走了！」這是誰也預料不到的事，當大家都陷入一片不能置信的情緒中，電臺的報導及即事新聞已經確定了這鐵一般的事實。記得在聲姐喪禮中，一眾同行都談論著預料不到的事，當大家都陷入一片不能置信的情緒中，電臺的報導及即事新聞已經確定了這鐵一般的事實。記得在聲姐喪禮中，一眾同行都談論著

後期堂哥與梅雪詩合組慶鳳鳴劇團，以演唐滌生的名劇為主，這個王牌，由一九九三年開始，直至二零一三年結束，恰巧就是二十年。一個戲班能夠在小島上演出神功戲二十年，絕對是一項記錄。猶記得本年天后誕，由於四處傳來「慶鳳鳴」最後一屆於南丫島演出的傳聞，故而不少戲迷都把握最後機會，到榕樹灣欣賞極具紀念性的演出。是支持，也是回憶。當晚上演的是《牡丹亭驚夢》。演完《拾畫》一場之後，主會宣佈明年繼續由慶鳳鳴劇團演出，台上台下都歡欣一片，紙炮飄揚。可惜這個組合，已成絕響。

近年，在香港電台的戲曲活動上，偶見堂哥身影。過去農曆年的紅伶賀新歲活動，他都不忘發揮幽默的本色，最新鮮的是與拍檔梅雪詩等下廚為樂，共同慶賀新年。那一個年代的堂哥，總予人「好玩得」的感覺。

年前，堂哥參與毛俊輝戲劇作品《情話紫釵》，飾演李益一角。此劇經過多次重演。在一次「梨園一族」的訪問中，我和主持林輝婷感受到堂哥對其他表演藝術的接受程度相當高，而且對於導演制有很獨到的意見。他在咪後都有探討把「導演制」引進粵劇的可能性，亦與我們談及他對舞台裝置與燈光設計的認識，他深入研究舞台演區與燈光運用對演員演出的幫助，更在節目中對年青演員諸多勉勵，寄語他們嚴肅、認真去對待粵劇。那一次的對話中，堂哥自有溫柔處，說到因苟且馬虎而構成演出失誤的演員，卻是很有火的！

縱橫影、視、粵劇舞台多年的林錦堂，一生都貢獻於演藝工作中。在電影方面，當年的彩色電影《瓊花仙子》，他飾演孝子華光一角，與歐陽佩珊的青春配搭，至今仍為大眾津津樂道。其他的電視劇集，則只可從電視台的重播頻道得看他的風采。但在粵劇演出方面，我欣賞得較多當為九十年代的堂哥。頌新聲劇團中任聲哥的副車，一系列的林家戲寶，《喜得銀河抱月歸》的白蟒，與聲哥連番對拆；《碧血寫春秋》的一場仿鐵公雞排場，都令觀眾心花怒放；與余惠芬合組的「錦添花」已成過去，但我們還可從香港電台收聽到兩人合作的《獅吼記》全劇；一九九二年與謝雪心合

戲路方面，曾與堂哥合作多年的阮兆輝表示，早年的堂哥擅於演繹性格火爆的人物，由於演出甚有火氣，故多演一哥陳錦棠的劇本。依稀記得多年前閱讀過一本刊物，當中記錄了堂哥七、八十年代舞台上的英姿，亦有很多珍貴的舞台照片，刊物中載有多幅堂哥演出《一把存忠劍》及《捨子救孤兒》的照片，這些演出實在不多見再現舞台。

堂哥由神童開始參與粵劇演出，更與不同的前輩老倌合作過，對於傳統的演出法甚有心得。近年則演而優則導，對後輩如梁兆明、衛駿輝提攜有加。傳來如此不幸的消息，實在是梨園界極大損失。



林錦堂的溘然長逝，絕對是粵劇界的損失。他的重振林家大軍威風的宏願，恐怕亦隨他而去。我們在無數與他相關的圖片中，很細心地選了幾幀，有意義、有價值的讓大家一起重溫。畢竟林錦堂在粵劇舞台，有箇一段驕人的「藝史」，特別是他的武場身手，堪稱近代老倌之最。



近代老倌，剗抬姿勢堪誇的林錦堂



(原相黑白·1982年)

「勵群劇團」八十年代組成，眾志成城，有肩負歷史任務的豪情。右起：尤聲普、林錦堂、羅家英、李寶瑩、余蕙芬、陳燕棠、區麗華，是那年代的巨型班。



林錦堂在粵劇舞台，也有過一段“升、降”的日子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也是人生的一種磨煉。楊柳青的「揚威粵劇團」，林錦堂任吳仟峰的副車。（左起：林錦堂、尤聲普、楊柳青、劉洵、吳仟峰、任冰兒）

·圖片馬龍提供·



高潤權、潤鴻兄弟，素與林錦堂交情深厚，呢個共醉鏡頭，高氏雙雄雖則慣見，但堂哥則絕無僅有。



歷史無人能改寫。林錦堂、梅雪詩探南鳳班，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。



林錦堂前段時間收下的徒弟，都是女弟子為主，其中藝青雲、鄒麗玉（左）都深得師父歡心。

尹飛燕

林錦堂

粵劇曲苑月刊



離戲迷、舞台漸遠的林錦堂，重組「錦添花」，演出薛派戲寶《胡不歸》，八成上座，讓觀眾重溫的，不止是戲，也有這雙配搭。



這場戲的主角是神主牌，但道具顏色值得商榷。



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
黃燕璋攝



林錦堂、阮兆輝本來是雙劍合璧，無懈可擊；可惜二十年來，不是有線無針，就是有針無線。



林錦堂、尹飛燕的《別妻》
情景，賺人熱淚。



輝哥真係戲細入微，病婦顰娘
未聞咳聲，家姑便已瘦起。

阮兆輝·尹飛燕·陳紀婷



林錦堂——文萍生



千山獨行的林錦堂

《胡不歸》對林錦堂來說，都算是個陌生劇本，因為除了與陳好逑演出外，與尹飛燕是第一次《別妻》，而阮兆輝飾演林錦堂娘親，今次也是第一回。



胡不歸
尹飛燕
林錦堂
錦添花劇團



縱橫舞台五十多年，林錦堂這個《胡不歸》，算是在傳承上做了工夫。至於後學能吸收得多少，就要看各自修為了。

歲月、戲迷同樣是無情的，舞台的寒暑表，都該掛在每個演員的心中，堂哥、飛燕的謝幕，留下資深戲迷不少聯想。



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
新光戲院 · 黃燕璋攝



輝哥的娘親角色，未知是否勉為其難，若論到肉，則尚欠幾分。還有那截紅裙也趣緻了一點。



和短處。既是個可笑又是個可悲的年代。前人要求的聲色藝，都不知掉到那裏去了！」

粵劇曲藝月刊



黃師兄與學生攝於生日會上。二排左起：李瑞芬、莊笑英、黃金堂與誌鵬

呂陳慧貞夫婦、羅太及陳嘉慧夫婦之邀了，分身乏術，只能放棄其他的表演的觀賞。作曲家辦一次作品會確是不容易的事，今天除了場地難、「一小」資金，表演者的安排也是一項頗費周章的工作。再加上節目的安排等好不容易辦理。

近年何華棧新曲皆出自陳嘉慧手筆，慢慢唱來已被唱口受落。是夜以四十人管絃樂伴奏，台上坐滿樂師，又是一場盛會。粵曲用管絃樂伴奏這個課題，是人言人殊的，小弟是個不設主觀態度去看待這些見解。但是整晚七首曲都用着那麼豐厚的樂隊就等同全晚聽武場曲，又或全晚聽文場曲的滋味。雖然好吃也會有點膩口之感。如果其中有一兩首曲換了一些調子、形態，相信是好上加好了！藝術方法千姿百態，口味各有不同，這就是藝術微妙的地方。

* * *

常人說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然而近年粵劇界凋零，幾位前輩才人，令人黯然了。自威伯梁漢威辭世後，接連陳劍聲還有林錦堂先生，他們以六十多歲的年齡去世。是呈現了一些現象，起碼是生活、工作逼人吧！香港生活節奏快，工作頻密，朋友間接觸應酬又多，往往逼得大家透不過氣來，再加上香港鄰近地區，出口食品的添加劑，過期、改造食品，都是促成今天人們亞健康的元兇。

陳嘉慧和何棧的作品演唱會，選得好日子，九月九日在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。這音樂廳也不知多久沒有舉行粵曲演唱會了，這些制定政策的人，未知為何心態，拒粵曲於門外！

九月九日，日子太好，碰著幾群好友搞演出，趙維德等又辦起古腔演唱。是晚早已應

活習慣生成的。

和堂哥的接觸不多，有兩三回談話，他的談話也很真誠的，他自己也是這麼說：「除非不約會談話，否則就要真誠相對，虛偽偽的，不如不說了！」堂哥的口中，最景仰他的師傅林家聲博士，聲哥對於他處處都是個楷模。他還說過一些感嘆的話：「我們這一輩子的，做了幾十年的粵劇在這裏廝混，都比不上我們的前輩，每人都有首本戲，麥炳榮、鳳凰女有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，任、白有《帝女花》、《紫釵記》，我師傅（指聲哥）有《雷鳴》、《無情》等戲寶，反顧自己是一本都沒有，這樣是對自己、對粵劇也對不起呀！」

如此沉重的肺腑之言，堂哥可以向我一個見面兩回的小伙子說出，可想而知，這是一位「有血性」的伶人。雖然如他口說沒有留下代表作，已知他時刻為藝術努力，為藝術思考的人。哲人已萎，這些厚重的使命感，惟有留待他的門生弟子去繼承吧！其實堂哥早已默默把他的藝術生命、態度傳予弟子，他也盡了他生命的本份，對粵劇也算無憾吧！

手上還留有一份堂哥和我師母慧玲姐唱的《還琴記》聲帶，堂哥是唱正「河調慢板」的，和坊間一般的唱法實有差別，可知他對藝術態度之認真。文章之末，賦絕句以記之。

童齡粉墨耀氍毹，鏡影留光見逸姿。
河調聲腔傳正韻，瓊花一韵藝名馳。